非國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非國語
作者：柳宗元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柳河東集》

卷四十四、卷四十五

左氏《國語》，其文深閎傑異，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，而其說多誣淫，不槩於聖。余懼世之學者，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，是不一作「不知」得由中庸以入堯、舜之道。本諸理作《非國語》。

上〈三十一篇〉

滅密

恭王遊於涇上，密康公從，有三女奔之。其母曰：「必致之王，衆以美物歸，汝何德以堪之？小醜備物，終必亡。」康公不獻，一年，王滅密。

非曰：康公之母誠賢邪？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，焉用懼之以數？且以德大而後堪，則納三女之奔者，德果何如？若曰勿受之則可矣，教子而　　王以女，非正也。左氏以滅密徵之，無足取者。

不藉

宣王不藉千畝，虢文公諫曰：「將何以求福用人？」王不聽。三十九年，戰于千畝，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。

非曰：古之必藉千畝者，禮之飾也。其道若曰：「吾猶耕耘爾。」又曰：「吾以奉天地宗廟，則存其禮誠善矣。」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，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，節用而不殫其財，通其有無，和其鄉閭，則食固人之大急，不勸而勸矣。啓蟄也。得其耕，時雨也。得其種，苗之猥大也。得其耘，實之堅好也。得其穫，京庾得其貯，老幼得其養。取之也均以薄，藏之也優以固，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，皆可以爲國矣。彼之不圖，而曰我特以是勸，則固不可。今爲書者曰：「將何以求福用人？」夫福之求，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。人之用，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。敗于戎，而引是以合焉。夫向怪而不屬也。又曰：戰于千畝者，吾益羞之。

料民

宣王料民于太原，仲山父諫曰：民不可料也。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。王治農于藉，蒐于農隙，耨穫亦於藉。獮於既蒸，狩於畢時，是皆習民數也。又何料焉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，是示少而惡事也。臨政示少，諸侯避之。治民惡事，無以賦令。且無故而料民，天之所惡也。害於政而妨於後嗣，卒料之，及幽王乃廢滅。

非曰：吾嘗言聖人之道，不窮異以爲神，不引天以爲高，故孔子不語怪與神。君子之諫其君也，以道不以誣。務明其君，非務愚其君也。誣以愚其君，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，不待料而具。而料之者，政之尨也，姑云爾而已矣，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？况爲大妄以諉乎後嗣。惑于神怪愚誣之說，而以是徵幽之廢滅，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，而料民者以禍之也。仲山氏其至于是乎？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，何取乎爾也？

三川震

幽王三年，西周三川皆震。伯陽父曰：「周將亡矣。」夫天之氣不失其序，若過其序，民亂之也。陽伏而不出，陰迫而不能蒸，於是有地震。今三川實震，是失其所而鎮陰也。陽失而在陰，川源必塞，塞必山崩川竭，亡之徵也。川竭山必崩，若國亡，不過年數之紀也。夫天之所弃，不過其紀。是歲也，三竭，岐山崩，幽王乃滅，周乃東遷。

非曰：山川者，特天地之物也。陰與陽者，氣而遊乎其閒者也。自動自休，自峙自流，是惡乎與我謀？自闢自竭，自崩自缺，是惡乎爲我設？彼固有所逼引，而認之者不塞則惑。夫釜鬲而爨者，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；畦汲而灌者，必衝盪濆激以敗土石。是特老圃者之爲也，猶足動乎物。又况天地之無倪，陰陽之無窮，以滇洞轇轕乎其中，或會或

離，或吸或吹，如輪如機，其孰能知之？且曰：「源塞，國必亡。」人乏財用，不亡何待？則又吾所不識也。且所謂者，天事乎？抑人事乎？若曰天者，則吾旣陳於前矣；人也，則乏財用而取亡者，不有他術乎？而曰是川之爲尤，又曰「天之所弃，不過其紀」，愈甚乎哉？吾無取乎爾也。

神降于莘

周惠王十五年，有神降于莘。王問於內史過曰：今是何神也？對曰：昔昭王娶於房，曰房后，實有爽德，協于丹朱。丹朱馮身以儀之，生穆王焉。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。夫神壹，不遠徙遷。若由是觀之，其丹朱之神乎？王曰：其誰受之？對曰：在虢土。王曰：然則何爲？對曰：臣聞之，道而得神，是謂逢福；淫而得神，是謂貪禍。今虢少荒，其亡乎？王曰：吾其若之何？對曰：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，奉犧牲、粢盛、玉帛往獻焉，無有祈也。王曰：虢其幾何？對曰：昔堯臨民以五，今其胄見，神之見也，不過其物。若由是觀之，不過五年。

非曰：力足者取乎人，力不足者取乎神。所謂足，足乎道之謂也，堯舜是矣。周之始固以神矣，況其徵乎？彼鳴乎莘者，以焄蒿悽愴，妖之淺者也。天子以是問，卿以是言，則固已陋矣。而其甚者，乃妄取時日，莽浪無狀，而寓之丹朱，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，而憑以生穆王，而降于虢，以臨周之子孫，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。又曰：堯臨人以五，今其胄見虢之亡不過五年。斯其爲書也，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。

聘魯

定王八年，使劉康公聘於魯，發幣於大夫。季文子、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、東門子家皆侈歸，王問：魯大夫孰賢？對曰：季、孟其長處魯乎？叔孫、東門其亡乎？若家不亡，身必不免。王曰：幾何？對曰：東門之位不若叔孫，而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二君。叔孫之位不若季、孟，而亦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三君。若皆蚤世猶可，若登年以載其毒，必亡。

非曰：泰侈之德惡矣，其死亡也有之矣，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邪？設令時之可必，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邪？若二君而壽，三君而夭，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准？

叔孫僑如

王八年，魯成公來朝，使叔孫僑如，先聘使告。見王孫說，與之語。說言於王曰：魯叔孫之來也，必有異焉。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，殆請之也。若請之，必欲賜也。魯執政唯强，故不權焉而後遣之。且其狀方上而銳下，宜觸冒人，王其勿賜。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，是不賞善也。

非曰：諸侯之來，王有賜予，非以貨其人也，以禮其國也。苟叔孫之來，不度於禮，不儀於物，則罪也。王而刑之，誰曰不可？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，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，不若與之。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，苟興怨於魯，未必周之福也。，且夫惡叔孫者，泰侈貪淩則可矣，方上而銳下，非所以得罪於天子。

郤至

晉旣克楚于鄢，使郤至告慶于周。未將事，王叔　　公飲之酒，相說也。明日，王叔子譽諸朝。郤至見，召桓公與之語。召公以告單襄公曰：王叔子譽温季，以爲必相晉國。相晉國，必大得諸侯。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，可以樹。襄公曰：人有言曰，兵在其頸，其郤至之謂乎。君子不自稱也。在太誓曰：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王叔欲郤至，能勿從乎。郤至歸，明年死難。及伯輿之獄，王叔陳生出奔晉。

非曰：單子罪郤至之伐，當矣。因以列數舍鄭伯，下楚子，逐楚卒，咸以爲姦，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。左氏在《晉語》言免胄之事，則曰：勇以知禮。於此焉而異，吾何取乎？郤氏誠良大夫，不幸其宗侈而亢，兄弟之不令，而智不能周，强不能制。遭晉厲之淫暴，讒嬖竊構，以利其室，卒及於禍。吾嘗憐焉。今夫執筆者，以其及也，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。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，則固掩矣。世俗之情固然邪？其終曰：王叔欲郤至，能勿從乎？斯固不足譏也已。

柯陵之會

柯陵之會。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。晉郤錡見其語犯。郤犨見其語迂。郤至見其語伐。齊國佐見其語盡。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。單子曰：晉將有亂，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？魯侯曰：敢問天道乎？抑人故也？對曰：夫合諸侯，民之大事也。其君在會，步言視聽必皆無謫，則可以知德矣。晉侯爽二，吾是以云。今郤伯之語犯，叔迂季伐，犯則陵人，迂則誣人，伐則掩人，其誰能忍之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。立於淫亂之國，而好盡言以招人過，怨之本也。　　王十二年，晉殺三郤。十三年，晉侯弒齊人，殺國武子。

非曰：是五子者，雖皆見殺，非單子之所宜必也。而曰：合諸侯，人之大事，於是乎觀存亡。若是，則單子果巫史矣。視遠步高，犯迂伐盡者，皆必乎死也，則宜死者衆矣。夫以語之迂，而曰宜死，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，獨無謫邪？

晉孫周

晉孫談之子周適周，單襄公以告。頃公曰：必善晉，周將得晉國。其行也文，能文則得天地，天地所祚小而後國。夫敬，文之恭也；忠，文之實也；信，文之孚也；仁，文之愛也；義，文之制也；智，文之輿也；勇，文之帥也；教，文之施也；孝，文之本也；惠，文之慈也；讓，文之材也。此十一者，夫子皆有焉。天六地五，數之常也。成公之歸也，吾聞晉之筮之也，遇乾之否，曰：配而不終，君三出焉。一既往矣，後之不知，其次必此。且成公之生也，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，曰：使有晉國三，而畀驩之孫。故名之曰黑臀。於今再矣。單襄公曰：驩，此其孫也，而令德孝恭，非此而誰？必早善晉子，其當之也。頃公許諾。

非曰：單子數晉、周之德十一，而曰合天地之數，豈德義之言邪？又徵卦夢以附合之，皆不足取也。

穀洛鬬

靈王二十二年，穀、洛鬬，將毀王宮。王欲壅之。太子晉諫曰：「不可。古之長民者，不墮山，不崇藪，不防川，不竇澤。」王卒壅之。及景王多寵人，亂於是乎始生。景王崩，王室大亂。及定王，王室遂卑。

非曰：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，則王罪大矣，奚以守先王之國？壅之誠是也，彼小子之譊譊者又足記邪？王室之亂且卑在德，而又奚穀洛之鬬而徵之也？

大錢

景王將鑄大錢，單穆公曰：不可。可先而不備謂之怠，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。

非曰：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。是不可一貫，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。幣輕則物價騰踊，物

價騰踊則農無所售，皆害也。就而言之，孰爲利？曰：幣重則利。曰：奈害農何？曰：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，則農不害。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，則害矣。今夫病大錢者，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？其曰召災，則未之聞也。左氏又於內傳曰：王其心疾死乎其爲書，皆類此矣。

無射

王將鑄無射，單穆公曰：不可。

非曰：鍾之大不和於律，樂之無所用，則王妄作矣。單子詞曰：口內味，耳內聲，聲味生氣，氣在口爲言，在目爲明。言以信名，明以時動，名以成政，動以殖生。政成生殖，樂之至也。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，則味入不精，不精則氣佚，氣佚則不和。於是有狂悖之言，有眩惑之明，有轉易之名，有過慝之度。出令不信，刑政放紛，而伶州鳩又曰：樂以殖財。又曰：離人怒神。嗚呼，是何取於鐘之備也？吾以是怪而不信。或曰：移風易俗則何如？曰：聖人旣理定，知風俗和恆而由吾教，於是乎作樂以象之。後之學者述焉，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，非樂能移風易俗也。曰：樂之不能化人也，則聖人何作焉？曰：樂之來，由人情出者也。其始非聖人作也，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，因而象政令之美，使之存乎其中，是聖人飾乎樂也。所以明乎物無非道，而政之不可忘耳。孟子曰：今之樂，猶古之樂也。與人同樂，則王矣。吾獨以孟子爲知樂。

律

王問律於伶州鳩，對曰〈云云〉。

非曰：律者，樂之本也，而氣達乎物，凡音之起者本焉。而州鳩之辭曰：律呂不易，無姦物也。和平則久，久固則純，純明以終，終復則樂，所以成政，吾無取乎爾。又曰：姬氏出自天黿，大姜之姪所憑神也。歲在周之分埜，月在農祥，后稷之所經緯也。武王欲合是而用之，前爲誣聖人亦大矣。又曰：王以夷則畢陳，黃鍾布戎，太簇布令，無射布憲，施舍於百姓，吾知其來之自矣。是大武之聲也。州鳩之愚，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。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，曰：武始自北出，再成而滅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國是疆，五成而分周公左、召公右，六成復綴，以崇天子。夾振之而四伐，盛威於中國，則是大武之象也。致右憲左，久立於綴，皆大武之形也。夷則、黃鍾、太簇、無射，大武之律變也。

城成周

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，告晉。魏獻子爲政，將合諸侯。衞彪傒見單穆公曰：萇弘其不沒乎！周詩有之曰：天之所支，不可壞也；其所壞，亦不可支也。萇叔必速及，魏子亦將及焉。若得天福，其當身乎！若劉氏，則子孫實有禍。是歲，魏獻子焚死。二十八年，殺萇弘及定王，劉氏亡。

非曰：彪傒，天所壞之說。吾友化光，銘城周其後牛思黯作頌忠萇弘之忠悉矣，學者求焉。若夫當身速及之說，巫之無恆者之言也，追爲之耳。

問戰

長勺之役。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，公曰：小大之獄，必以情斷之。劌曰：「可以一戰。」

非曰：劌之問洎嚴公之對，皆庶乎知戰之本矣，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，不優神不福也，是大不可。方國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，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，則事幾殆矣。既問公之言獄也，則率然曰可以一戰，亦問略之尤也。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，既至於戰矣，徒以斷獄爲戰之具，則吾未之信也。劌之辭宜曰：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，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，士卒之熟練者衆寡，器械之堅利者何若，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，然後可以言戰。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，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。申包胥之言戰得之，語在吳篇中。

躋僖公

夏父弗忌爲宗，烝，將躋僖公。展禽曰：夏父弗忌必有殃。若血氣强固，將壽寵得沒。雖壽而沒，不爲無殃。其葬也，焚，煙徹其上。

非曰：由有殃以下，非士師所宜云者，誣吾祖矣。

莒僕

莒太子僕殺紀公，以其寶來奔，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而予之邑，里革遇之而更其書。

明日，有司復命，公詰之，僕人以里革對。公執之，里革對曰：毀則者爲賊，掩賊者爲藏，竊寶者爲宄，用宄之財者爲姦。使君爲藏姦者，不可不去也；臣違君命者，不可不殺也。公曰：寡人實貪，非子之罪也。乃舍之。

非曰：里革其直矣，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爲善？公之舍革也美矣，而僕人將君命以行，遇一夫而受其更，釋是而勿誅，則無以行令矣。若君命以道，而遇姦臣更之，則何如？

仲孫它

季文子無衣帛之妾，無食粟之馬。仲孫它諫曰：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，妾不衣帛，馬不食粟，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？文子以告孟獻子，孟獻子囚之七日。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，馬餼不過稂莠。

非曰：它可謂能改過矣，然而父在焉，而儉侈專乎己，何也？七升之布，大功之縗也，居然而用之，未適乎中庸也已。

羵羊

季桓子穿井得土缶，中有羊焉。使人問仲尼曰：吾穿井獲狗，何也？仲尼曰：以丘所聞者，羊也。

非曰：君子於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？是必誣聖人矣。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，近世京兆杜濟穿井，獲土缶，中有狗焉，投之于河，化爲龍。

骨節專車楛矢

吳伐越，隳會稽，獲骨節專車。吳子使好來聘，且問之仲尼，仲尼曰：丘聞之，昔禹治羣臣於會稽之山，防風氏後至，禹殺而戮之，其骨節專車，此爲大矣。仲尼在陳，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，楛矢貫之，石砮，其長尺有咫。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，仲尼曰：隼之來也遠矣，此肅慎氏之隼也。

非曰：左氏，魯人也。或言事孔子，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，盍亦徵其大者，書以爲世法。今乃取辯大骨石砮以爲異，其知聖人也亦外矣。言固聖人之恥也。孔子曰：丘

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

輕幣

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，是故諸侯歸之，譬若市人。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，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。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，縷綦以爲奉。鹿皮四个。諸侯之使，　　橐而入，稛載而歸。

非曰：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，衛諸侯之地，貪强忌服，戎狄縮匿，君得以有其國，人得以安其堵，雖受賦於諸侯，樂而歸之矣，又奚控焉。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，若是邪，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。己之人且不堪矣，又奚利天下之能得。若竭其國，勞其人，抗其名，以市伯名於天下，又奚仁義之有。予以謂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。

卜

獻公卜伐驪戎，史蘇占之曰：勝而不吉。

非曰：卜者，世之餘伎也，道之所無用也。聖人用之，吾未之敢非。然而聖人之用也，蓋以畝陋民也，非恆用而徵信矣。爾後之昏邪者，神之恆用而徵信焉，反以阻大事。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，而益於道也少，雖勿用之可也。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，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，雖勿信之可也。

郭偃

郭偃曰：夫口，三五之門也。是以讒口之亂，不過三五。

非曰：舉斯言而觀之，則愚誣可見矣。

公子申生

申生曰：弃命不敬，作令不孝，閒父之愛而嘉其貺，有不忠焉；廢人以自成，有不貞焉。

非曰：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，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，故予之辭也略。

狐突

公使太子伐東山。狐突御戎，至于稷桑。翟人出逆，申生欲戰，狐突諫曰：不可。突聞之，國君好艾，大夫殆；好內，適子殆，社稷危。若惠於父而遠於死，惠於衆而利社稷，其可以圖之乎？況其危身於翟，以起讒於內也。申生曰：君之使我，非歡也，抑欲測吾心也。不戰而反，我辠滋厚。我戰雖死，猶有令名焉。果戰，敗翟于稷桑而反，讒言益起，狐突杜門不出。君子曰：善深謀。

非曰：古之所謂善深謀，居乎親戚輔佐之位，則納君於道，否則繼之以死，唯己之義所在，莫之失之謂也。今狐突以位則戎御也，以親則外王父也。申生之出，未嘗不從，覩其將敗而杜其門，則姦矣。而曰善深謀，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。丕鄭曰：君爲我心。里克曰：中立。晉無良臣，故申生終以不免。

虢夢

虢公夢在廟，有神面白毛虎爪，執鉞立于西阿之下公覺，且使國人賀夢。舟之僑告其諸族曰：衆謂虢不久，吾今知之。以其族適晉六年，虢乃亡。

非曰：虢，小國也，而泰以招大國之怒，政荒人亂，亡夏陽而不懼，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，所謂自拔其本者亡，孰曰不宜？又惡在乎夢也？舟之僑誠賢者歟，則觀其政可以去焉。由夢而去，則吾笑之矣。

童謠

獻公問於卜偃曰：「攻虢何月也？」對曰：「童謠有之曰：丙之辰〈云云〉。」

非曰：童謠無足取者，君子不道也。

宰周公

葵丘之會，獻公將如會。遇宰周公。曰：君可無會也。夫齊侯將施惠出責，是之不果，而暇晉是皇。公乃還。宰孔曰：晉侯將死矣。景、霍以爲城，而汾、河、涑、澮以爲淵，

戎狄之民實環之。汪是土也，苟違其違，誰能懼之。是歲，獻公卒。

非曰：凡諸侯之會霸主，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，大國則宜觀乎義。義在焉，則往以尊天子，以和百姓。今孔之還晉侯也，曰：「而暇晉是皇，則非吾所陳者矣。」又曰：「汪是土也，苟違其違，誰能懼之？」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，非中國之道也。假令一失其道以出，而以必其死，爲書者又從而徵之，其可取乎？

荀息

里克欲殺奚齊。荀息曰：吾有死而已。先君問臣於我，我對以忠貞。既殺奚齊，荀息將死之。人曰：不如立其弟而輔之。荀息立卓子，里克又殺卓子，荀息死之。君子曰：不食其言矣。

非曰：夫忠之爲言中也，貞之爲言正也，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？閒君之惑，排長嗣而擁非正，其於中正也遠矣。或曰：夫己死之不愛，死君之不欺也，抑其有是而子非之邪？曰：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？或曰：左氏、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，然則爲信可乎？曰：又不可。不得中正而復其言，亂也，惡得爲信？曰：孔父、仇牧是二子類邪？曰：不類。曰：不類則如春秋何？曰：春秋之類也，以激不能死者耳。孔子曰：與其進，不保其往也。春秋之罪許止也，隱忍焉耳。其類荀息也亦然，皆非聖人之情也。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，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，忍之也？吾言春秋之情，而子徵其文，不亦外乎？故凡得春秋者，宜是乎我也。此之謂信道哉。

下〈三十六篇〉

狐偃

里克既殺卓子，使屠岸夷告重耳，曰：「子盍入乎？」舅犯曰：「不可。夫堅樹在始，始不固本，終必槁落。況其不哀喪而求國，難；因亂以入，殆。以喪得國，則必樂喪，樂喪必哀生；因亂以入，則必喜亂，喜亂必怠德。何以導民？」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，曰：「時不可失。」舅犯曰：「不可。亡人無親信，人以爲親，是故置之者不殆。父死在堂而求利，人孰仁我？人實有之，我以徼幸，人孰信我？不仁不信，何以長利？」

非曰：狐偃之爲重耳謀者，亦迂矣。國虛而不知入，以縱夷吾之昏殆，而社稷幾喪。徒

爲多言，無足采者。且重耳，兄也；夷吾，弟也。重耳，賢也；夷吾，昧也。弟而昧入，猶可終也；兄而賢者，又何慄焉？使晉國不順而多敗，百姓之不蒙福，兄弟爲豺狼以相避於天下，由偃之策失也。而重耳乃始倀倀焉遊諸侯，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，獨何心歟？僅能入而國以霸，斯福偶然耳，非計之得也。若重耳早從里克、秦伯之言而入，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，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。夫如是，以爲諸侯之孝，又何戮笑於天下哉？

輿人誦

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，輿人誦之曰「得之而狃，終逢其咎。喪田不懲，禍亂其興。」既里丕死。公隕於韓。郭偃曰：「善哉，夫衆口禍福之門也。」

非曰：惠公里丕之爲也，則宜咎禍及之矣，又何以神衆口哉？其曰禍福之門，則愈陋矣。

蓼共世子

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蓼之，梟達於外。國人頌之曰：「歲之二七，其靡有徵兮。若翟公子，吾是之依兮。安撫國家，爲王妃兮。」郭偃曰：「十四年。君之家嗣其替乎，其數告於人矣。公子重耳其入乎，其　　兆於人矣。若人，必霸於諸侯。其耿光於民矣。」

非曰：衆人者，言政之善惡，則有可采者，以其利害也。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霸？是好事者追而爲之，未必偃能徵之也，況以是故發邪？

殺里克

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，曰：「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。」郭偃聞之，曰：「不謀而諫者，冀芮也；不圖而殺者，君也。不謀而諫，不忠；不圖而殺，不祥。不忠，受君之罰；不祥，罹天之禍。受君之罰，死戮；罹天之禍，無後。」

非曰：芮之陷殺克也，其不祥宜大於惠公，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，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。

獲晉侯

秦穆公歸，至於王城。合大夫而謀曰：「殺晉君與逐出之，與以歸與復之，孰利？」公子縶曰：「殺之利。」公孫枝曰：「不可。」子縶曰：「吾將以重耳代之。晉之君無道莫不聞，重耳之仁莫不知。殺無道，立有道，仁也。」公孫枝曰：「恥一國之士。」又曰：「余納有道以臨汝，無乃不可乎？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，復其君而質其適子。使父子代處秦國，可以無害。」

非曰：秦伯之不霸天下也，以枝之言也。且曰：「納有道以臨汝，何故不可」，縶之言殺之也，則果而不仁；其言立重耳，則義而順。當是時，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，而能宗周者，則大國之霸基也。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：「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，重耳之仁莫不知，且又不順，既討而執之矣。」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，咸告于諸侯曰：「吾討惡而進仁，既得命于天子矣，吾將達公道於天下。」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，有德者莫不皆知，嚴恭欣戴而霸秦矣。周室雖卑，猶是王命，命穆公以爲侯伯，則誰敢不服？夫如是，秦之所恥者亦大矣。弃至公之道而不知求，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，其舍大務小、違義從利也甚矣。霸之不能也以是夫。

慶鄭

丁丑，斬慶鄭，乃入絳。

非曰：慶鄭誤止公，罪死可也。而其志有可用者，坐以待刑而能舍之，則獲其用亦大矣。晉君不能由是道也，悲夫。若夷吾者，又何誅焉。

乞食於埜人

文公在狄十二年，將適齊，行過五鹿，埜。人舉塊以與之。公子怒，欲鞭之。子犯曰：「天賜也。人以土服，又何求焉？十有二年，必獲此土。有此，其以戊申云乎？」

非曰：是非子犯之言也，後之好事者爲之。若五鹿之人獻塊，十二年以有衞土，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，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？何沒而不云也，而獨載乎？是戊申之云，尤足怪乎。

懷嬴

秦伯歸女五人，懷嬴與焉。

非曰：重耳之受懷嬴，不得已也。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，阻焉則懼其不克也。其取者大，故容爲權可也。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，而乃行非禮以强乎仁，豈習西戎之遺風歟？

筮

公子親筮之，曰：「尚有晉國。」得貞、屯、悔、豫，皆八。筮史占之，皆曰「不吉」，司空季子曰「吉」。

非曰：重耳雖在外，晉國固戴而君焉。又況夷吾死，圉也童昏以守內，秦楚之大以翼之，大夫之强族皆啓之，而又筮焉是問，則末矣。季子博而多言，皆不及道者也，又何載焉？

董因

董因迎公於河。公問焉，曰：「吾其濟乎？」對曰：「歲在大梁，將集天行，元年始受，實沈之星也。實沈之虛，晉人是居，所以興也。今君當之，無不濟矣。君之行也，歲在大火，是謂大辰。」

非曰：晉侯之入，取於人事備矣，因之云可略也。大火、實沈之說贅矣。

命官

胥、籍、狐、箕、欒、郤、柏、先、羊舌、董、韓，實掌近官。諸姬之良，掌其中官。異姓之能，掌其遠官。

非曰：官之命宜以材邪？抑以姓乎？文公將行霸，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，而舉族以命乎遠近，則陋矣。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，或無可焉，猶用之邪？必不出乎異族，或有可焉，猶弃之邪？則晉國之政可見矣。

倉葛

周襄王避昭叔之難，居於鄭池氾。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，遂定之于郟。王賜公南陽、陽樊、温、原、州、陘、絺、鉏、攢茅之田。陽人不服，公圍之，將殘其民。倉葛呼曰：「君補王闕，以順禮也。陽人未狎君德，而未敢承命，君將殘之，無乃非禮乎？」公曰：「是君子之言也。」乃出陽人。

非曰：於周語既言之矣，又辱再告而異其文，抑有異旨邪？其無乎，則耄者乎？

觀狀

文公誅觀狀以伐鄭，鄭人以名寶行成，公弗許，曰：「予我詹而師還。」鄭人以詹與晉，晉人將烹之，詹曰：「天降禍鄭，使淫觀狀，弃禮違親。」

非曰：觀晉侯之狀者，曹也。今於鄭胡言之？則是多爲誣者，且耄故以至乎是。其說者云鄭效曹也，是乃私爲之辭，不足以蓋其誤。

救飢

晉飢，公問於箕鄭曰：「救飢何以？」對曰：「信。」公曰：「安信？」對曰：「信於君心，信於名，信於令，信於事。」

非曰：信，政之常，不可須臾去之也，奚獨救飢邪？其言則遠矣。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，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，是道之常，非知變之權也。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，而致之言若是遠焉，何哉？或曰：時之信未洽，故云以激之也。信之速於置郵，子何遠之邪？曰：夫大信去令，故曰信如四時恆也。恆固在久，若爲一切之信，則所謂未孚者也。彼有激乎則可也，而以爲救飢之道，則未盡乎術。

趙宣子

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，以爲司馬。河曲之役，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，獻子執而戮之。宣子召而禮之，曰：「軍事無犯，犯而不隱，義也。吾以是觀汝，汝勉之。」

非曰：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，誠當。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，陷而至乎戮，是輕人之死甚矣。彼何罪而獲是討也？孟子曰：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君子不爲。是所

謂無辜也歟？」或曰：「戮，辱也，非必爲死。」曰：雖就爲辱，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，舍是其無以觀乎？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。

伐宋

宋人殺昭公，趙宣子請師以伐宋。曰：「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，天必誅焉。晉爲盟主，而不修天罰，將懼及焉。」

非曰：盟主之討殺君也，宜矣。若乃天者，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邪？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，而壽攷佚樂不可勝道，天之誅何如也？宣子之事則是矣，而其言無可用者。

鉏麑

靈公虐，趙宣子驟諫，公患之，使鉏麑賊之。晨往，則寢門辟矣。盛服將朝，早而假寐。麑退而歎曰：「趙孟敬哉。夫不忘恭敬，社稷之鎮也。賊國之鎮，不忠。受命而廢之，不信。」觸庭之槐而死。

非曰：麑之死善矣，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，諫君之直，其爲社稷之衛也久矣。麑胡不聞之，乃以假寐爲賢邪？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？使不及其假寐也，則固以殺之矣。是宣子大德不見赦，而以小敬免也。麑固賊之悔過者，賢可書乎？

祈死

反自鄢，范文子謂其宗祝曰：「君驕而有烈，吾恐及焉。凡吾宗祝爲我祈死，先難爲免。」七年夏，范文子卒。

非曰：死之長短而在宗祀，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？文子祈死而得，亦妄之大者。

長魚矯

長魚矯既殺三郤，乃脇欒、中行〈云云〉公曰：「一旦而尸三卿，不可益也。」對曰：「亂在內爲宄，在外爲姦。御宄以德，御姦以刑。今治政而內亂，不可謂德；除鯁而避强，不可謂刑。德刑不立，姦宄竝至。臣脆弱，不能忍俟也。」乃奔狄。三月，厲公殺，

乃納孫周而立之，是爲悼公。

非曰：厲公，亂君也。蟜，亂臣也。假如殺欒書、中行偃，則厲公之敵益衆，其尤可盡乎。今左氏多爲文亂以著其言，而徵其效，若曰蟜知幾者然，則惑甚也夫。

戮僕

晉悼公四年，會諸侯於雞丘，魏絳爲中軍司馬。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，魏絳斬其僕。

非曰：僕，稟命者也。亂行之罪在公子，公子貴不能討，而稟命者死，非能刑也。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，問之，則曰：魏絳故事，不亦甚乎。然則絳宜奈何？止：公子以請君之命。

逐欒盈

平公六年，箕遺及黃淵、嘉父作亂，不克而死。公遂逐羣賊。陽畢曰：「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，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。」使祈午、陽畢適曲沃，逐欒盈。

非曰：當其時不能討，後之人何罪？盈之始，良大夫也，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。陽畢以其父弒君而罪其宗，一朝而逐之，激而使至乎亂也。且君將懼禍懲亂邪？則增其德而修其政，賊斯順矣。反是，順斯賊矣。况其胤之無罪乎？

叔魚生

叔魚生，其母視之，曰：「是虎目而豕喙，鳶肩而牛腹，谿壑可盈，是不可饜也，必以賄死。」揚食我生，叔向之母聞其號也，曰：「豺狼之聲也。終滅羊舌氏之宗。」

非曰：君子之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，以其有幸有不幸也。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，則何邪？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？則知之未必賢也，是不足書以示後世。

新聲

平公說新聲。師曠曰：「公室其將卑乎？君之明兆於衰矣。」

非曰：耳之於聲也，猶口之於味也。苟說新味，亦將卑乎？樂之說，吾於無射既言之矣。

射鸙

平公射鸙不死，使豎襄搏之，失。公怒，拘將殺之。叔向曰：「君必殺之。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，殪，以爲大甲。今君嗣吾先君，射鸙不死，搏之不得，是揚吾君之恥者也。君其必速殺之，勿令遠聞。」君忸怩于顏，乃趣舍之。

非曰：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？若果暗也，則從其言，斯殺人矣。明者固可以理諭，胡乃反徵先君以恥之邪？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。

趙文子

秦后子來奔。趙文子曰：「公子辱於敝邑，必避不道也。」對曰：「有焉。」文子曰：「猶可以久乎？」對曰：「國無道而年穀和熟，鮮不五稔。」文子視日，曰：「朝不及夕，誰能俟五？」后子曰：「趙孟將死矣。怠偷甚矣，非死逮之，必有大咎。」

非曰：死與大咎，非偷之能必乎爾也。偷者自偷，死者自死。若夫大咎者，非有罪惡，則不幸及之，偷不與也。左氏於《內傳》曰：「人主偷，必死。」亦陋矣。

醫和

平公有疾，秦景公使醫和視之。趙文子曰：「醫及國家乎？」對曰：「上醫醫國，其次疾人，固醫官也。」文子曰：「君其幾何？」對曰：「若諸侯服，不過三年；不服，不過十年。過是，晉之殃也。」

非曰：和，妄人也。非診視攻熨之專，而苟及國家，去其守以施大言，誠不足聞也。其言晉君曰：諸侯服不過三年，不服不過十年。凡醫之所取，在榮衛合脈理也。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，脈理亂，以速其死；不服則榮衛和，脈理平，以延其年邪？

黃能

晉侯夢黃能入于寢門。子產來聘，曰：「鯀殛于羽山，化爲黃能，以入于羽淵，實爲夏郊。」

非曰：鯀之爲夏郊也，禹之父也，非爲能也。能之說，好事者爲之。凡人之疾，　　動而氣蕩，視聽離散，於是寐而有怪夢，罔不爲也，夫何神奇之有？

韓宣子憂貧

韓宣子憂貧，叔向賀之曰：「欒武子無一卒之田，行刑不疚，以免於難。及桓子驕泰奢侈，〈云云。〉宜及於難，而賴武子之德，以沒其身。及懷子改桓之行，修武子之德，而離桓子之罪，以亡于楚。」

非曰：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，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。以下逆上，亦可謂行刑邪？前之言曰：「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。」今而曰：「無卒之田。」前之言曰：「欒氏之誣晉國久矣，用書之罪以逐盈。」今而曰：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。」則吾惡乎信？且人之善咸繫其先人，己無可力者，以是存乎簡策，是替教也。

圍鼓

中行穆子帥師伐翟，圍鼓，鼓人。或請以城畔，穆子不受，曰：「夫以城來者，必將求利於我。夫守而二心，姦之大者也。」

非曰：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：有逃暴而附德者，有力屈而愛死者，有反常以求利者。逃暴而附德者，庶之，曰：德能致之也。力屈而愛死者，與之以不死，曰：力能加之也。皆受之。反常以求利者，德力無及焉，君子不受也。穆子曰：夫以城來者，必將求利於我，是焉知非嚮之二者邪？

具敖

范獻子聘於魯，問具山、敖山，魯人以其鄉對。曰：「不爲具、敖乎？」曰：「先君獻、武之諱也。」獻子歸，曰：「人不可以不學。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，唯不學也。」

非曰：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，尚不行於其國，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。魯有大夫公孫敖，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，又何鄙埜之不云具敖。

董安于

下邑之役，董安于多。簡子賞之，辭曰：「〈云云。〉今一旦爲狂疾，而曰『必賞汝』，是以狂疾賞也。不如亡。」趣而出，乃釋之。

非曰：功之受賞也，可傳繼之道也。君子雖不欲，亦必將受之。今乃遁逃以自潔也，則受賞者必恥。受賞者恥，則立功者怠，國斯弱矣。君子之爲也，動以謀國。吾固不說董子之潔也，其言若慙焉，則滋不可。

祝融

史伯曰：「夫黎爲高辛氏火正，以淳燿敦大，天明地德，光照四海，故命之曰祝融，其功大矣。夫成天地之大功者，其子孫未嘗不彰，虞夏商周是也。其後皆爲王公侯伯。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，以生柔嘉材者也。其後八姓，於周未有侯伯。佐制物於前代者，昆吾爲夏伯矣。大彭、豕韋爲商伯矣。當周未有融之興者，其在芈姓乎。」

非曰：以虞舜之至也，又重之以幕，能聽協風，以成樂物生，而其後卒以殄滅。武王繼之以陳，覆墜之不暇。堯之時，祝融無聞焉。祝融之後，昆吾、大彭、豕韋，世伯夏、商。今史伯又曰：於周未有侯伯，必在楚也。則堯、舜反不足祐邪？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，皆勿取。

褒神

桓公曰：「周其弊乎？」史伯對曰：「殆於必弊者也。今王弃高明昭顯，而好讒慝暗昧；惡角犀豐盈，而近頑童窮固。〈云云。〉其可爲乎？訓語有之曰：夏之衰也，褒人之神化爲二龍，以伺于王庭。夏后卜請其瀌而藏之。及殷周，莫之發也。厲王之末，發而觀之。瀌流於庭，化爲玄黿，入王府。府之童女遭之，旣笄而孕。使至於爲后，而生伯服。天之生此久矣，其爲毒也大矣。申、繒、西戎方强，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，必求之申。申人弗畀，必伐之。若伐申，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，周不守矣。」

非曰：史伯以幽王弃高明顯昭，而好讒慝暗昧，近頑嚚窮固，黜太子以怒西戎，申、繒於彼，以取其必弊焉可也。而言褒神之流禍，是好怪者之爲焉，非君子之所宜言也。

嗜芰

屈到嗜芰，將死，戒其宗老曰：「苟祭我，必以芰。」及祥，宗老將薦芰，屈建命去之。曰：「國君有牛享，大夫有羊饋，士有豚犬之奠，庶人有魚炙之薦。籩豆脯醢，則上下共之。不羞珍異，不陳庶侈。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。」遂不用。

非曰：門內之理，恩掩義。父子，恩之至也，而芰之薦不爲愆義。屈子以禮之末，忍絶其父將死之言，吾未敢賢乎爾也。苟薦其羊饋而進芰於籩，是固不爲非禮之言。齋也，曰：思其所嗜。屈建曾無思乎？且曰：違而道，吾以爲逆也。

祀

王曰：「祀不可已乎？」對曰：「祀所以昭孝息民，撫國家，定百姓，不可以已。夫民氣縱則底，底則滯，滯久不振，生乃不殖。」

非曰：夫祀先王，所以佐教也，未必神之。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，自息民以下，咸無足取焉爾。

左史倚相

王孫圉聘于晉，定公饗之，趙簡子鳴玉以相。問於王孫圉曰：「楚之白珩猶在乎？其爲寶也幾何矣？」對曰：「未嘗爲寶，所寶者曰觀射父。又有左史倚相，能使上下說于鬼神，順道其欲惡，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。」

非曰：圉之言楚國之寶，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，而其云倚相之德者，則何如哉？誠倚相之道若此，則覡之妄者，又何以爲寶？非可以夸於敵國。

伍員

伍員伏劍而死。

非曰：伍子胥者，非吳之暱親也。其始交闔閭以道，故由其謀。今於嗣君已不合，言見進則讒者勝，國無可救者，於是焉去之可也。出則以孥累於人。而又入以卽死，是固非吾之所知也。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？

柳先生曰：宋、衞、秦皆諸侯之豪傑也，左氏忽弃不錄其語，其謬邪？吳、越之事無他焉，舉一國足以盡之，而反分爲二篇，務以相乘。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，背理去道，以務富其語。凡讀吾書者，可以類取之也。越之下篇尤奇峻，而其事多雜，蓋非出於左氏。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。以彼庸蔽奇怪之語，而黼黻之，金石之，用震曜後世之耳目，而讀者莫之或非，反謂之近經，則知文者可不慎邪？嗚呼！余黜其不臧，以救世之謬，凡六十七篇。